



渡

□海林林

夏日的傍晚，闷热无风，乌云正在聚集。快下雨了。

母亲叫我去帮忙赶猪。我心里一怔，那令人揪心的一刻还是到了。

猪圈门打开了，家里最后一头母猪将被赶进山野，自生自灭。其他猪圈在猪瘟的肆虐下早已空了，空气中还残留着消毒水的气味。

母亲拿来了粗麻绳，套在猪的脖子上。父亲扶着一根铁钎说：“先让它自己走，不行的话你们帮忙拉一拉，把它放到后山去。”

母猪发着高烧，已有一整天没有进食，这是被猪瘟选中的征兆。它本是一头基因优良的荣昌白毛猪，体形硕大，足有三四百斤。它在平日行走稳健，如今却蹲坐在地，无法起身。它低垂着大脑袋，没有一丝生气。

父亲用铁钎拍它，它勉强站了起来，往圈外走。

这是它第一次走出家门，但它并不兴奋，只是拖着笨拙的身子，缓缓移动。走几步它就想停下来休息，但父亲不停地催促着，它只得继续往前，穿过院子、竹林，来到后山的小径上。

它终于支撑不住，一下子半蹲在地，口挂白沫喘着粗气。

“走！”父亲吼道。将铁钎一头插在猪的臀部下方，用力往上撬。它发出反抗似的哼哼声，没有站起来。

“让它歇一下吧。”我说。

“歇？它要是死在这里，你来弄走它吗？”

夜幕下，母猪像一座小山横在那里，白色的身体如幽灵般瘆人。

“你们现在开始拉。”父亲命令道。

我们一起用力。它哼哼着，终于站起来，在不断的推拉中往前走了十几米，来到了一个缓坡上。

它一下子趴在地上，任凭我们如何推拉，再也不走了。它的哼哼声越来越微弱。

年迈的父母此时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如雨的汗水流下来，湿透了全身。大家只得歇一歇。我充满同情地看着地上的母猪，脑海里竟浮现出我在少年时期的一次挣扎。

高二暑假，我和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我不想待在家里，便去县城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从中午到晚上，我都在忙碌地送茶端菜，收拾餐桌，清洗碗筷，打扫地面。到下班时，我又累又困。我坐在临时搭成的地铺上，想把妈妈早上给我煮的鸡蛋吃掉。吃着吃着，想到现实里充满艰辛的生活，泪水竟止不住往下流。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离开家乡，再也不过这样的生活。

第二天，我离开餐厅，回到了家。后来，我考上外省的大学，离开了村庄，离开了父亲，走向了不一样的未来。

眼前这头猪也离开了约束它的猪圈，但它却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

噼啪，天边传来炸雷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大风刮起来，雷雨正在逼近。

我们只得赶紧行动，把猪死拖硬拽地弄到了不远处的坡脚下。它瘫倒在地，气若游丝。它不再哼叫，任凭蚊子、苍蝇落在身上，吸着生命最后的能量。

父母叹着气，一声不吭地回家了。

我看了它最后一眼，眼里盈满泪水。它曾是我家的经济来源，养育了三四窝猪崽；它也曾年轻过，是一头漂亮健康的白毛猪；它也曾走过童年，在猪妈妈的抚育下快乐奔跑过。如今，它倒在泥地上，自然母亲会接纳它，给予它生的力量吗？

它是一只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猪，我呢？

大学期间，因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我绝望地站在一座景区的山崖上，想跳下去。一位少了一条腿的尼姑突然来到我身边，拉着我嘘寒问暖，请我吃带着祝福的土豆串，一起坐缆车下山。临走时，她给了我二十元钱，叮嘱我要放下执念，好好活着，有机会可以去某个寺庙找她。她说她会为我祝福，渡我走过当下的时刻。

我没有被抛弃，我从她那里得到了爱的力量，回到了平凡的生活。

第二日，暴风雨停了。我向母亲询问母猪的情况，等待着它已经死去的消息。但母亲说它还活着，而且不发烧了。

我欣喜若狂地去看它，它浑身湿漉漉地躺在那里，呼吸平稳，一双小眼睛愣愣地看着我。

在风雨与黑暗中，自然母亲渡了它。它历经劫难，选择了生。

一周之后，它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开始喝水，吃一点点猪食。它在野外生活了一个多月，终于被父母迎回了家，住进了原来的猪圈。

我在城里工作八年之后，也回到了故乡，和父母一起生活，从事挚爱的文学事业。在我降生的地方修建了新屋，住了进去。那里曾是父母结婚时的住所，一半生活区一半猪圈。

然而生活还得继续。我在这人生的起点处重新起航，与父亲的关系趋于和谐，也历经了家庭破碎、写作无望的黑暗。在那样的时刻，是母猪的精神渡了我，让我在历经风雨后，仍能选择希望，坚定地走在文学之路上。

最近，母猪又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猪。虽然小猪们在将来会有不同的命运，但我相信，它们血液里带着猪妈妈顽强坚韧的生命之力，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守夜人

□刘德

父母都是学校老师，所以家就在校内。学校不大，因此值班室只有一个门卫兼发送报纸等杂物并负责夜间校内的安全巡逻。俗称守夜人。

守夜人老肖，五十来岁。国字脸，八字胡，人特瘦。额头上皱纹又密又深，有着同龄人少有的沧桑感。

老肖干这一行已有十来年，没怎么看他回过家。据说，他老家在四川一个极偏僻的农村，老婆还是当地的村支书呢。

老肖的工作很辛苦，磨人。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守夜，因此人也老得快。但不管工作怎么累，他总是满脸堆笑。一句话，人乐观、善良、肯帮忙、心态好。

平时，老肖很节俭，难得吃顿肉，几乎顿顿吃小菜。一个月也就周末才去割上几斤肥肉来炒回锅肉。

老肖很爱干净，也有一些小情趣。门卫室边有一块空地，他抽空将其开垦出来，种了些时令蔬菜、瓜果和鲜花，一到瓜果成熟的季节，校园内的孩子们都喜欢跑到他那儿去凑热闹。因此，老肖永远都不缺人缘。别看门卫室小，在老肖的拾掇下，小而简陋的门卫室常年花香满屋，挺温馨的。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父母因有急事，把我哥俩带到了老肖的门卫室。那天恰巧是周末，老肖刚好上街割肉回来。放下肉，我们爷儿仨一块儿，就到旁边菜地里弄了些海椒、蒜苗回来，洗净后切块备用。不一会儿工夫，一大盘散发着诱人浓香的回锅肉就炒好了。待到饭菜上桌，我们哥俩连吃带喝，风卷残云般把回锅肉吃了个盘底朝天。而老肖坐在一旁，很少动筷子，只是笑，那神情就像是父子仨吃饭一样，满脸的幸福。事后，父母要给老肖钱，老肖坚决不收，说都是一个院子的，小事一桩。

一次，校里一群小伙伴玩老鹰捉小鸡游戏。我最小，当然排最后。玩着玩着就来到了校内一口水井边，我一不小心摔倒在青苔上，瞬间就滑进了井里。看着在井水中拼命挣扎的我，小伙伴们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却束手无策。恰巧老肖从附近经过，听到呼救声，他一个箭步跨上水井旁，整个人趴在井沿上，把我从水井里给捞了上来。

出水的那一刻，我吓得脸青面黑，一个劲儿往老肖怀里钻，然后放声大哭。

事后，父母带上厚礼去感谢老肖的救命之恩，老肖淡淡地笑着说：“你们客气了，遇上这事儿，换了谁都一样。”从那以后，两家走得近了。

又一个夏日的上午，一场雷雨不期而遇，雨势大而凶猛。操场边晒着老师们的棉被和衣物，有的老师还在上课。这时，老肖从门卫室里冲了出来，一趟又一趟地抢运晾晒的东西，浑身被浇得透湿。

之后，淋了雨的老肖得了重感冒。络绎不绝的人带着礼物来门卫室看他，老肖很是感动。人群散过后，老肖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人很憔悴，脸也更加瘦削，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和哥哥默默地守在他身旁，像父子仨一样。那一刻，我看见了浮现在老肖脸上的一丝微笑和眼里的点点泪光。

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那场景，心里总有满满的感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娘心菜

□牟方根

我和妻子在2008年相识。记得那是国庆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秋高气爽，万里晴空。

在妻子邀约下，我第一次去她老家探亲。一进家门，我便看见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正在给一位神情呆滞的男人喂饭。原来，在妻子上大学后的2004年，老丈人就有了阿尔茨海默病，从此丈母娘用自己软弱的肩膀，挑起了支撑整个家庭和照顾老丈人的双重重担。我不由赞叹，丈母娘命运多舛，很了不起！

为了在城里有个蜗居，2008年底，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和妻子一咬牙，勒紧裤腰带按揭了一套住房。借钱把房子简单装修一下后，我们甚至没置办什么家具，就搬了进去。

搬家那天，晚上10点左右，月朗星稀。丈母娘打来电话，询问我和妻子的近况，妻子遂将买房的事向她作了通报。丈母娘在电话那头，明显有些埋怨：“女儿啊，搬新家，这么大的喜事，你咋就不告诉娘一声？祖上有规矩，女儿搬家，娘家人是需要准备柴米油盐酱醋蔬菜之类的东西来帮她立灶开火的。”“娘，现在都啥年代了，您还讲究那些？”妻子不屑一顾。“规矩是规矩，娘不能坏了规矩……”

第二天一大早，丈母娘硬是通过乡村的客运车辆，给我们托运来了一大挑、满满两箩筐厨房用品：30斤大米、一席筷子、一套碗具、一大包作料、一块腊肉、一捆红苕粉、上百个土鸡蛋，还有她刚从地里收来的萝卜、大白菜、卷心菜……

从那以后，隔三差五，丈母娘便通过乡间客车，给居住在城里的我们带菜。有时，她也会带一些米、肉和禽蛋来。这些生活必需品，减轻了我与妻子的日常开支，帮助我们渡过了那捉襟见肘的难关。

丈母娘家在万州石龙乡的一个小山村，地理位置偏僻，距通客车的乡场有5公里远。通行不便，加上晕车，从老家去场上，丈母娘从来都是走路，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2010年盛夏的一个早上，为了给我和妻子送菜，丈母娘天不亮就起了床。由于天色昏暗，且背负太沉，途中她眼睛一花，掉了沟坎……后来，听闻此事，我和妻子潸然泪下、百感交集！

后来，我和妻子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为减轻丈母娘种菜送菜的辛苦，我和妻子决定，自己买菜生活。但丈母娘却不肯放弃，她的理由是：“市场上卖的蔬菜，农药残留多，有损身体健康。我自己种的蔬菜，绿色无公害，吃起来放心些……”

日子变得好过之后，我和妻子也曾不止一次商量过，让丈母娘来城里与我们一起生活。可无论怎样动员和劝说，她都不肯进城，她说：“娘生来就是种地的命，趁现在还能劳动，就在家多种点粮、多种点菜，我能自食其力，还可以给你们也拿一些……”她还说：“你们有时间、有空闲的话就回来看看，娘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女婿半个儿。”因为妻子，我和丈母娘缘分一生。如今，我已做了她十五年的女婿。有很多次，吃着她从乡下送来的蔬菜，我都感觉菜是咸的。原来，是我大颗大颗的热泪，吧嗒吧嗒滚落到了菜上……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